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2002

從成長小說看吳承恩《西遊記》

Dayu HU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i_diss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黃達禹 (2002)。從成長小說看吳承恩《西遊記》。輯於《考功集(畢業論文選粹)》。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_diss/44

Th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畢業論文選粹)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從成長小說看吳承恩西遊記



學生姓名：黃達禹

指導老師姓名：劉燕萍老師

嶺南大學 2002

謝辭

本畢業論文，承蒙劉燕萍老師悉心指導，得以完成，謹此衷心感謝，下列提供協助人士/機構併此致謝。

- 一.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
- 二. 屯門嶺南大學圖書館

學生：黃達禹

日期：二零零二年四月八日

提要

在坊間眾多的《西遊記》版本中，本論文採用了中華書局所出版的百回本《西遊記》作為主要的參考資料。誠然，這部被列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遊記》情節富豐、結構完整、人物生動活潑，頗能從神仙虛幻中反映出人性的真實、人生的哲理。比較先前的取經故事，確實是跨前了一大步，可說是揉合《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唐西域記》、《西遊記雜劇》等取經故事的情節，而又更進一步發展出鮮明的人物個性。在百回本《西遊記》中的孫行者，就像被賦予強烈的人類感情，他的成長經歷極其親切，所寫的根本就人類而不是妖猴或聖佛。吳承恩成功地塑造的人物形象，傳至今世仍為人所津津樂道，被改拍成電影、電視劇，深得普羅大眾的歡迎，這正是其生動活潑而又貼近我們的最有力證明。

為了探求這不朽巨著的魔力，評論的文章如潮水般不斷地湧現。本論文捨去有關版本考証的方法，而採用西方的成長理論，試圖將悟空從出生，至花果山，再進入人間的種種經歷編排整理，然後作有機的分析，與大家分享其成長的各個轉變，對於喜歡孫悟空的朋友，這的確是相當有趣的研究課題。

本論文主要分成三大部份。第一章先交代有關的「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理論；第二章則深入探討孫悟空成長的四個階段，即嬰兒時期、少年時期、青年時期和成年時期，配合相關的心理學理論，剖析悟空成長的心路歷程；最後一章則與西方名著坎伯(Joseph Campbell)《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的「英雄歷程」相印証，更有組織地總結悟空的轉變。

目錄

1) 引言

一部歷久不衰的四大名著之一 ---神魔小說《西遊記》中的魔力	1
成長小說的起源和特點	5
啓蒙與啓悟：坎伯《千面英雄》	7
歷險的召喚	
試煉之路	
回歸	

2) 成長的四階段：嬰兒、少年、青年、成年

---談《西遊記》孫悟空的成長四階段	
放任自然的嬰兒時代	10
跳脫不羈的少年時代	12
離開母親懷抱，踏上成長第一步	
初涉人世路，拜師菩提祖	
反叛之始，大鬧天宮	
尋找認同與認同失敗	
疾風怒濤的青年時代	16
如來服頑猴，取經步西遊	
父子相爭---本我與超我的衝突	
昇華作用，悟空選擇的出路——人倫孝道的建立	
穩重不惑的成年時代	23

人際關係的成長----由孤獨到友情的建立
由被領導到領導的角色

3) 歷險的啓悟----

成長的英雄與英雄的成長 28
一次犯錯，觸發歷險的開始
成長引導的先鋒——啟蒙老師唐三藏的重要性
其他幫助者

4) 總結

用出世寫入世：人生經驗的累積 37
人類的成長與成長的人類----
由部落社會到秩序井然的神佛世界

引言

一部歷久不衰的四大名著之一——神魔小說《西遊記》中的魔力

從眾多西遊記的研究資料中，我們大抵可以歸納出三個範疇：一版本源流的考證與追溯，二以政治的角度去解釋主題和三用道教煉丹思想去剖析和詮釋。但其實要成功在這三個角度進行分析並不容易，這固然是因為前人的研究已經十分透徹，根本無從再發表任何議論之故，更何況要從上述的角度去深入研究，所需要花費的時間和所要求的知識量似乎是相當對驚人的。魯迅說：「或云勸學，或云談禪，或云講道，皆闡明理法，文詞甚繁」¹，對《西遊記》作這種「微言大義」²式的研究方法，文詞繁雜，資料考證亦必須全面中肯，並不容易入手。

無論社會寓言，抑或宗教寓言的剖析，勢必涉及歷史背景因素，很多時為求批評說理，以作貫通全書之效，穿鑿附會，強加拉扯資料以求配合的情況，層出不窮。儘管「借古諷今」主題得到大部分學者的認同，但詮釋方法的歧異五花八門，各形各色，很難斷定孰對孰錯。至於用歷史人物的考證方法，去批評書中人物的形象更是不必要的，正如夏志清所說，書中唐三藏的形象——「作為一位聖僧的慎思熟慮的戲謔畫面出現——跟歷史上的玄奘沒有任何相似」³

¹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有限公司，1999），頁 172。

² 胡適：《胡適文存》第二集，（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61），頁 390。胡適形容歷代文人把「西遊記罩上了儒、釋、道三教的袍子」，各企圖尋找書中的「微言大義」作其學術或宗教上的依據，於是政治、宗教說擴為流通，而忽略了書中的民間傳說和神話色彩。

³ 夏志清著，何欣譯：〈「西遊記」研究〉，《現代文學》，第 45 期（1971 年 12 月），頁 84。

神魔小說《西遊記》中的神魔世界充滿神秘色彩，然而這些「神話其實並不是神仙的故事，而是人類自己的故事」⁴。胡適在〈西遊記考證〉一文中，也談及《西遊記》的神話現象：「正因為西遊記裡種種神話都帶著一點詼諧意味，能使人開口一笑，這一笑把那神話『人化』過了。我們可以說，西遊記的神話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話。」⁵胡適以「詼諧」概括《西遊記》的人化現象，但其實人物形象的多面性，由喜轉悲，化悲為喜，這些細微的轉變，在書中掌握得非常準確，尤其以主角孫悟成長歷程最爲人所津津樂道，救黎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英雄？反叛頑劣的猴子心性？這些形容詞冠於悟空的頭上都沒有顯得矛盾。魯迅在《〈出關〉的「關」》一文中說：「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只是書中人，和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干了」，《西遊記》中就正正做到這點。

很明顯在整部《西遊記》中，是以悟空的成長爲中心，這就是說悟空的成長絕對是本書的主題之一。可惜歷代有很多學者試從政治的角度去透析孫悟空的形象是很不合理的，他們往往以「一刀切」的方法去判斷孫悟空大鬧天宮的行爲是反抗封建專制的大英雄，至於後來屈服於如來的佛法，而決意跟從唐僧西行取經更被惡批爲叛徒，是對封建社會的妥協者，有的甚至索性對此隱而不談⁶。對於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來說，一個「好」或「壞」字就概括其人無疑是過於主觀武斷。

⁴ 李亦園：〈時空變遷中的神話〉，《千面英雄》（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4。

⁵ 胡適：上引書，頁387。

⁶ 參見張天翼，『《西遊記》札記』，《西遊記研究論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頁4、6、7；薩孟武，「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台北：三民書局，1969），頁18。

作為一部好的小說，在人物性格的形造上必然不可過份的一面倒，事實上人性是摻雜著好與壞、善與惡，儘管我們多麼的讚頌和傾迷英雄，但英雄是人，也有人類的感情，也有犯錯落淚的時候，孫悟空形象的成功，就是他能具備種種複雜的感情，而最終又能擺脫心中的困擾，進入成長的階段。文中用大量的筆墨去描寫西天路上的種種的挫折，到領悟《多心經》的真義，無非也是告訴諸讀者，悟空確實與前不同——他成長了。

西方的成長小說理論，正切合西遊記以孫悟空從出生，到大鬧天宮，以至後來的到西天取經的漫長旅程作有機的分析，當中所經歷的種種磨練及後因而所獲得的啓悟與成長，都與西方一系列的成長小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這類成長故事多從心理上形容主人翁由童年到成年的轉變，正如何冠驥所言：「成長小說要說的故事，就是一個人的啓蒙歷程(a process of initiation)。故事的主人翁從一個（比較上）無知的階段(a stage of innocence)開始成長，最後到達到一個（比較上）有經驗的階段(a stage of experience)。」⁷

張靜二先生在其《西遊記人物研究》中，已率先引入成長小說的研究方法，他把《西遊記》視作一部「人格塑造小說」(Bildungsroman)來欣賞⁸。張靜二套用西方的理論，以啓蒙為中心，掌握悟空以及眾人在旅途中的人格轉變，從「分離」、「轉變」到「返回」這三部曲去演繹眾人的成長。此外，他又把悟空的演變

⁷ 何冠驥：〈浪漫的反烏托邦式的「成長小說」——論張賢亮的《綠化樹》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外文學》第20卷第6期(1991年12月)，頁27。

⁸ 張靜二：《西遊記人物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頁62。

分列作三個不同的時期，分別是「嬰兒期」、「童年期」和「少年期」。這三個不同的時期各有其思想與行爲的特色，然而具體的啓悟細節：啓蒙者的幫助，以及一件或多件事情的發生引致被啓悟者的成長等，都未臻完善，仍缺乏作詳細的分析。

坎伯(Joseph Campbell)《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所提出的英雄歷險旅程的模式，正好爲悟空從孩提時代過渡至青年時代，再由青年時代進入成人社會的各個階段提供一套較具系統的理論作分析，可與張靜二的「啓蒙儀式」說作補充。

五行山(又稱作「兩界山」)是孫悟空成長的轉捩點，其西行旅程的展開也源於此，在這裡悟空接受了唐僧的召喚(即坎伯所言的「歷險的召喚」)而踏上西行之旅，當中所遇到的種種的困難(九九八十一難)，就是其「試煉之路」，而取得真經，成爲「戰鬥聖佛」，就是「終極的恩賜」。

在眾多「幫助者」的協助下，悟空從「入世」到「出世」，從「無知」到「有知」，坎伯理論對於人物成長的啓悟貢獻尤大，他以圖表的形式概括英雄的歷險旅程。悟空是英雄，也是人，有人類的感情，整個的歷險旅程是人生旅程的縮小，可謂揀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悟空的西天之旅的緣起緣滅，盡可運用其理論作分析。

至於悟空在花果山孩童時期的生活，以及大鬧天宮的無知少年時期也是人生的重要環節，本文將會透過悟空成長的四個階段：從出生到孩童時期、初涉人世路的少年時期、疾風怒濤的青年時期，以及透出成熟智慧的成年時期，從心理上演繹悟空的不同轉變。

成長小說的起源和特點

這個世界對我們來說既非一團污漬，亦非一片空白；它寄意遙深，意味

善意：尋出它的意義，是我的無上樂趣。

——勃朗寧(Robert Browning)《教兄利波·黎比》(《*Fra Lippo Lippi*》)

「成長小說的理論是探討人生經驗中獨立自我的發展。當中尤為注視自我的如何建立和甚麼是自我這兩個問題。」⁹對於個人價值的重視，成長小說的主人公往往有其獨特的生存方式和性格，這種生存方式並不一定與現實世界發生衝突，相反是入世經驗的總結與發展，從混雜多姿的人生中領悟出智慧，從渾沌無知的心境進入深思有知的境界，這種啓悟性轉變，必然是正面的，也是肯定的，但這種「正面」不是徹底的依循道德社會的規範，而是從這些社會經驗中吸收並理解消化它，進而拿緊它的一切。這種帶批判性的眼光去審視現實，泯滅一切困惑苦惱，不輕易迷失的堅定意志，是人生成長的關鍵部分。

成長小說主要起源於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德國文豪歌德(Goethe)的《威

⁹ Barbara Fahey Blakey, *VARIETIES OF THE BILDUNGSROMAN: PORTRAITS OF THE SELF IN A CHANGING SOCIET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0, p1.

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¹⁰ 打開成長小說的大門。自此，討論成長小說的聲音不斷，成長小說的作品亦漸漸發表於各國。

鄭樹森說：「『成長小說』的術語，在西方通常謂指 *bildungsroman*，可是 *bildungsroman* 是寫長篇的體裁，可以從孩童時期開始寫，經歷少年、青年，一直到二十出頭，成年、離家，經過了社會的階段結束。『成長小說』在長篇體裁中，一定會有一個青少年時期的啓蒙時刻；若用短篇形式來寫『啓蒙時刻』，通常就稱之為『啓蒙短篇』(initiation)。」¹¹他把成長小說從廣義與狹義兩方面去區分。長篇式的成長小說，把主人公由出生到少年，少年到青年，青年到成年，這幾個階段的重要事情與轉變羅列於讀者的眼前，好處是詳細清晰地剖解人生的成長變化，通常都會包含「漸悟」與「頓悟」兩種轉變方式（尤重前者）；短篇式的成長小說，則通常選取青年面對某一事情上的選擇態度的轉變，在一段有限的時空中，發生價值觀念的沖擊，從而「對自己、對人生、對世界，有了一份新的認知、頓悟，令青少年能夠在將來進入社會裡，是一個比較成熟的人物。」¹²這當然重以「頓悟」的方法演繹。

張銘遠在《生殖崇拜與死亡抗拒》一書中，論及成年儀禮中獲得的社會資格

¹⁰ 《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一書分作兩部：《學習時代》(1796)和《漫遊時代》。前者寫主人公威廉·邁斯特離開富裕的家庭，走向寒微的貧窮世界，在這裡他體驗到貴族與小市民的差異，也目睹芸芸眾生追求生活理想難割捨的貪婪和愚昧；後者則寫威廉鼓勵兒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把人人平等，各盡其份的理想世界表達。

¹¹ 李文冰記錄：〈尋找書寫的潛力和脈絡——世界華文成長小說徵文決賽會議紀錄〉，《幼獅文藝》83卷第6期(510卷)(1996年6月)，頁8。

¹² 同上。

有四：一是經濟的資格，二是法律的資格，三是宗教的資格，四是性的資格¹³。

此四種資格用以區別成年與未成年之具體不同處。討論的雖然是成年儀禮的問題，但實際成年責任的內涵，亦即社會合格成員的標誌。張銘遠所言的「從自然狀態的人向一個社會狀態的人的轉化突變」，無疑是成長環節的一重要部分。責任的承擔亦暗示社會對個人成長的肯定，同時亦是人格社化過程的完成階段。

除了責任心的建立之外，成長後的心態意志都獲得新生的提昇。這種轉變像獲得新生命般，過渡如狂風暴雨般青少年時代，趨向平穩凝重，不憂不懼，在心態上呈現鮮明的區別。當然，這些分別並沒有所謂的對與錯，如上文引述勃朗寧的一段話：「既非一團污漬，亦非一片空白」，既非盲目依從，也非激烈的反抗，只有獨立價值的審視。

啓蒙與啓悟

英雄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外出冒險，進入超自然奇蹟的領域；他在那兒遭遇到奇幻的力量，並贏得決定性的勝利；然後英雄從神秘的歷險帶著給同胞恩賜的力量回來。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¹⁴

《千面英雄》提出的「歷險的召喚→試煉之路→啓悟(成長)→回歸」這四項環節，對熟悉神話學家坎伯的人無有不知，它代表了英雄歷程的幾個重要的階

¹³ 張銘遠著：《生殖崇拜與死亡抗拒》（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頁 234-235。

¹⁴ 鹿憶鹿：〈《千面英雄》中文版導讀——尋找英雄〉，《千面英雄》（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 25。

段。坎伯認為，英雄是那些能夠了解，接受並進而克服自己命運挑戰的人¹⁵。英雄是人，每個人也都可以成為英雄，只要他能克服現實的一切困惑（完成試煉之路），就可成就英雄的事業。所以英雄的成長亦屬人類成長的範疇。

在孫悟空的人格中，我們可以看到英雄的行為特質，但我們更明顯看到的是悟空那份極具人性的真實感情，他孝順、盡責；他貪玩愛鬧，嬉笑玩世；他極好名聲，自大吹噓……。無論是英雄，是人，都有一顆共同的心，這顆成長的心是一致的。坎伯的理論不但是英雄歷程的描述，更確實的說，是人生成長之旅——啓悟歷程的架構，還來得貼切。

（一）歷險的召喚

歷險的召喚是啓程的第一步。「一次大錯——顯然是絕無僅有的機會——開展出一個意料之外的世界，個人則開始和未知力量間聯絡。」¹⁶召喚的發生，就在主人公的一次錯誤下展開，他或她由歷險的先鋒或宣告者引領，進入與前不同的奇幻世界，「他的精神重心從他所在的社會藩籬，轉移到未知的領域。」¹⁷

在進入歷險之前，必須得先跨過歷險的門檻(The Crossing of the Threshold)在那裡有門檻守衛，主人公必須突破他們，才可進入新生的領域。這些守衛象徵現實世界與夢幻世界的中界，超越中界，進入奇幻旅程是每個英雄故事的重要轉

¹⁵ 朱侃如：〈千面英雄譯者序——英雄歷險的當代意義與啓示〉，《千面英雄》（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 29。

¹⁶ 喬瑟夫·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 51。

¹⁷ 同上，頁 58。

折部分。

(二) 試煉之路

在那裡主人公將面對未知力量的挑戰，成長之路中幾歷險阻，幾至喪失生命。「英雄在進入此一領域，前所遇到的超自然救援者的忠告，護身符和秘密代理人，暗中幫助著他。他也可能在此第一次發現到，有一股仁慈的力量，在他超人的通關過程中處處支持著他。」¹⁸這股「超自然的助力」(Supernatural Aid)的幫助，使他在旅途中能克服各種的困厄。智慧老人(The wise old man)對主人公，精神困難問題的指引，使他能從困惑中成長，啓悟出人生的道理。

在試煉之路中，主人公將會進入「成道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淨化自我』的階段」。從種種困難中得到啓悟，並超越過去，到達一個新的精神境界。「這是消解、超越、或轉變我們個人過去嬰兒期意象的過程。」¹⁹

(三) 回歸

「當英雄的探索在穿透源頭，或由於某位男女角色——人類或動物——的恩典而完成後，歷險者仍然必須帶著轉變生命的價值歸返社會……此一恩賜將可對社區、國家、地球或宇宙大千世界的更新有所貢獻。」²⁰坎伯說，英雄的回歸必為人類社會帶來「終極的恩賜」(The Ultimate Boon)，這恩賜的帶回代表整個歷

¹⁸ 喬瑟夫·坎伯著，朱侃如譯：上引書，頁 100

¹⁹ 同上，頁 104

²⁰ 同上，頁 206

程的完成，是成長的標誌。

可是，回歸過程並非順利無阻，英雄往往會遭到某力量的拒絕回歸(Refusal of the Return)。那時，主人公為求攜帶某種濟世的萬靈丹回到塵世來，必須逃離幻境，稱作「魔幻脫逃」(The Magic Flight)

最後，英雄得返人世，「跨越回歸的門檻」(The Crossing of the Return Threshold)，用萬靈丹解救眾生。

成長的四階段：嬰兒、少年、青年、成年 ——談《西遊記》孫悟空的成長四階段

(一) 放任自然的嬰兒時代

蓋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感之既久，遂有靈通之意，內育仙胞，一日迸裂，產一石卵，似圓毬樣大。因見風，化作一個石猴，五官俱備，四肢皆全。便就學爬學走，拜了四方。目運兩道金光，射沖斗府。驚動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駕座金闕雲宮靈霄寶殿，聚集仙卿，見有金光焰焰，即命千里眼、順風耳開南天門觀看。

(第一回)

對於悟空的出生，作者描寫得非常詳盡。他是感日月精華，風化而成的石猴，天父地母，出生已頗自不凡。天上的玉皇大帝感受到悟空的威脅，命天將觀察情

況，把悟空不凡的出生更添上驚天動地的藝術效果，為下文英雄成長的序幕。

那猴在山中，卻會行走跳躍，食草木，飲澗泉，採山花，覓樹果；與
狼蟲為伴，虎豹為群，獐鹿為友，獼猴為親，夜宿石崖之下，朝遊峰
洞之中。(第一回)

不凡的出生，配合地美悠閒的花果山的環抱，悟空樂也悠悠，無憂無慮，終日遊樂於美景之中。正是「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間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這種大自然的狀態，不涉半點人類的雕飾，盡是真我的個性的表達。

那一個有本事的，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不傷身體者，我等即拜他為
王。(第一回)

在一片呼聲中，悟空一躍而出，鑽進瀑布泉中，成為眾猴之王。他們顯得毫無機心，對勇者的崇拜和尊重，表現得異常坦率，全是自然的發自由衷的本我性情。

弗洛伊德分析人格構造的三個層次：本我、自我和超我。²¹本我是「指潛意識中與肉體最接近、最直接反映肉體需要的力量」²²，這是天生的，是形成人格的基礎，是超越道德限制，完全個人化，只求滿足於自己願望的原本的我。這本我是以享樂為原則，是最原始最不文明的。這時期的孫悟空猶如處於「本我」的階段，他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中，享受著自然的真趣。

²¹ 參見〔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林塵、張喚民、陳偉奇譯：《弗洛伊德後期著作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頁157-217，〈自我與本我〉一章。

²² 郭良著：《弗洛伊德》（香港：中華書局，1998），頁112。

(二) 跳脫不羈的少年時代

離開母親懷抱，踏上成長第一步

據《舊約全書》〈創世記〉的記載，夏娃因抵受不住毒蛇的誘惑，與阿當一同偷食伊甸園中的禁果，觸怒耶和華，致令他們慘受被放逐塵世的痛苦。伊甸園像徵著一切的美好，那裡沒有痛苦、沒有仇恨，更沒有憂慮；生死榮枯、名利權位全不會發生，只有快樂歡笑和光明。人間的社會則象徵著黑暗、混濁，生死榮枯的嬗替，權位名利的追逐，沒完沒了，永無休止。

《西遊記》中的花果山就是創世記中伊甸園。悟空在那裡得到最充分的保護和溫暖，正如眾猴所說：「我等日日歡會，在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間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乃無量之福」(第一回)。然而，人類的不知足和求進的心並沒有因安穩而消逝，時間的推移，人心的思潮如浪湧般無可遏止，慾望浸吞著人心；求變往往引致破壞，沒有破壞那裡來新生！夏娃、阿當的離去是如此，悟空的離去亦然。

美猴王享樂天真，何期有三五百載。一日，與群猴喜宴之間，忽然憂惱，墮下淚來。……猴王道：「今日雖不歸人王法律，不懼禽獸威服，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著，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內？」(第一回)

根據弗洛伊德的說法，從依賴父母到獨立的革命是青少年重要的發展課業，

青少年必須切斷童年的情緒依賴而成爲功能自立的成人。²³悟空捨仙山猶如兒子離開母親懷抱的嘗試，這是人生成長的第一步，亦是轉折中的第一關鍵部分。

初涉人世路，拜師菩提祖

孫行者不滿其田園生活方式和期望獲得權力與知識可以看做是一種有意的企圖向上的象徵——從無生命的石頭到有人類智慧的獸形到最高的可能的精神造詣。²⁴

正如夏志清這番話所言，悟空離開花果山後，即穿人衣、學人禮、習人語，學習做人的基本條件，企盼擺脫原始的獸性，踏上更高的精神境界。然而，展開人世路就被掉進名利爭奪的圈子中，無怪書中引此詩形容他的入世：

爭名奪利幾時休？早起遲眠不自由！騎著驢騾思駿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衣食耽勞碌，何怕閻君就取勾？繼子蔭孫圖富貴，更無一個肯回頭！（第一回）

拜師於菩提祖師的孫悟空，一心只想學習長生之術，置其他道理學問於不顧。他一句又一句的「不學」，不但表示他的少年無知，更反映出他思想的單純率真，從不矯揉。

在菩提祖師那裡，他學懂了「灑掃應對、進退周旋之節」；取得人間的姓氏名稱：「祖師笑道：『你身軀雖是鄙陋，卻像個食松果的猢猻。我與你就身上取個

²³ 達利、格魯茲堡、金吉拉著，楊語芸譯：《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 535。

²⁴ 夏志清著，何欣譯：上引書，頁 90。

姓氏……孫字去了獸傍，乃是個子系。子者，兒男也；系者，嬰細也，正合嬰兒之本論。教你姓『孫』罷。』」（第一回）取姓名和禮節的學習同樣都強化了悟空的人類基本特性，尤其是取名字的一部分別具意思，「孫字去了獸傍」表示離開獸性，獸是自然界的動物；離開自然之性，服從文明之則，是進入社會的基本條件。往後的悟空就常常在自然與文明兩者之間顯得徘徊掙扎，甚至釀成大大小小的衝突。（這點在下文將有詳細的補充，暫跳此不談。）

菩提祖師對悟空的成長，還有一重要之處，尙未談及——就是法術的傳授。沒有法術的孫悟空，就沒有大鬧天宮的能耐，更沒有西行取經的力量，這點相信沒有反駁之餘地。無容置疑，斛斗雲、七十二變等諸般法術對悟空往後的戰鬥甚有裨益，克敵制勝，化險為夷，甚至乎騰雲千里，找尋援手，都無乃法術之功，可見此點對悟空來說是分具意義的。

法術的介入，除了神化和英雄化之外，亦表示本身體能的提升，由嬰兒期進入少年期間體質的變化，能力的上升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故事本身重點並不在誇耀主人公悟空如何武功了得，無人能敵。事實上，在八十一難中，悟空常常顯得吃力，甚至敗陣求助，亦屢見不鮮。心的轉變和成長才是書中關注的最大問題，無論武力如何強大，對人思維的困惑總是無法解決，只有心境上的提升才是成長的關鍵之匙。

反叛之始，大鬧天宮

悟空在體格上的成長，鼓動他挑戰社會的信心。對混世魔王的復仇是第一步，但表現得最轟烈，演繹得最激進的莫過於「大鬧天宮」這一幕。起初的悟空還未敢直接挑戰天庭，他先大鬧海龍宮，取走「定海神針」（即如意棒）、亂闖幽冥界，火燒「生死簿」，但竟被太白金星一番遊說，以「弼馬溫」這微賤的養馬官招降，這固然由於悟空胸無成府，鬥不過太白金星的圓滑機敏，又可見他對天庭的對立態度並未趨向白熱化，彼此間尚有可和平談判的機會。

經歷成年社會的爾虞我詐，悟空怒火中燒，終於按捺不住，發動更劇烈的反擊，可是機智的太白金星，又再巧妙地瞞騙愚昧無知的美猴王，以有官無祿的「齊天大聖」這虛銜來安撫他。

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曾說：「就如同我所認為的，讓我們假設心靈是一張沒有任何觀念、沒有任何文字的白紙——它要如何被供給？……這個問題的答案，用一個字來說，就是經驗。經驗是我們所有知識的基礎，而且所有的知識都可導源於經驗。」²⁵

少年時期的悟空，涉世未深，猶如洛克所言的單純如白紙，他一次又一次地栽倒在成人社會的欺詐中，面對經驗老練的成人，少年往往會顯得無所識從。

尋找認同與認同失敗

²⁵ 達利、格魯茲堡、金吉拉著，楊語芸譯：上引書，頁 490。

艾瑞克森(E.H.Erikson)認為，青少年主要的發展任務，是建立認同感。但認同往往不易達成而且常會有衝突的產生。衝突的後果可能是認同完成也可能是認同混淆。²⁶

頑皮愛鬧的孫大聖（少年社會），與道德規範深嚴的天庭（成人社會）恰成一強烈的對比，這股張力把兩者關係更形緊張。一次的蟠桃宴下，悟空不甘被拒，熱切的渴望獲得認同下，終於發生衝突。這衝突無疑是認同失敗的惡果，他們不接受悟空，因為他不服規範，大鬧天庭則是兩者矛盾的具體表現。心理學家勒溫(K.Lewin)對青年與成人之間的衝突有這樣的看法：「兒童和成人都構成了一定的集團。到了青年期，青年既已不願意再隸屬於兒童的集團，當然也很難即刻被成人的集團所接受。處於兒童和成人之間的『邊緣人』(marginal man)。」²⁷悟空這時的境況，在致就是處於此種矛盾之間。

(三) 疾風怒濤的青年時代

如來服頑猴，取經步西遊

青年期是既不同於兒同童期，又不同於成人期的獨立的過渡時期，也是人生發展變化的重大轉折時期。²⁸

青年時期是少年時期的延續，是人生中最重要過渡期(transitional age)。盧

²⁶ 同上，頁 535。

²⁷ 張日昇：《青年心理學——中日青年心理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頁 41。

²⁸ 同上，頁 6。

梭(J.J.Rousseau)在《愛彌兒》(*Emile ou de l'éducation*)一書中便把青年時期形容為「第二次誕生」:「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出生兩次,第一次是爲了生存,第二次是爲了生活。首先作爲人而誕生,其次是作爲男性或作爲女性而誕生。」²⁹

青少年時期對我們成長是相當關鍵的時刻,無論在生理或心理上都起著諸多的變化。因此霍爾和許多心理學家將青年期比喻爲人生航行途中的「疾風怒濤」(Strum and Drung)般的不平靜的、動蕩不安的時期³⁰。

正如前所說,悟空對天庭之間的衝突,勝利者往往會屬於擁有強大力量的成人社會的(天庭)。果然,悟空受到教訓了;他被代表成人集團的首腦如來佛所收服,用比他強大何至千倍的法術壓倒於五行山之中。他的被擊倒,是他人生中最受打擊的一刻,因爲他終於認識到失敗的滋味,這滋味對悟空來說當然是並不好受的。

可五百年的反思當中,悟空冷靜下來,在歲月的過渡之中,大概這剛飽受失敗痛苦的煎熬,使他的心理上起著微妙的轉變,促使他踏上新的使命旅途。使命的出現,必需要有充分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去承擔,這時的悟空已有相當程度的不同,他面對成人社會的要求,變得妥協下來,在他心坎中並不完全相信,但至少他已再不狂妄痴心地與天相爭。

行不數里,只見那石匣之間,果有一猴,露著頭,伸著手,亂招手道:「師父,你怎麼此時才來?來得好!來得好!救我出來,我保你上西天去也!」(第十四回)

他接受如來給他的任務,以唐三藏爲師,助他上西天取經。本尼迪克特

²⁹ 同上,頁 14。

³⁰ 張日昇:上引書,頁 14。

(R.Benedict)根據米德的研究資料，指出西歐青年期危機現的原因有三：一是由無需負責任的地位到需負責任的地位；二是由服從到支配；三則是兩性角色的分工³¹。談的雖然是青年危機，但亦可見青年在身份上的轉變——因為需要負擔責任，而培養出責任心；因為需要擔當領導角色，而發展出領導的能力。悟空這時候的責任心和領導能力還未夠成熟，只隱然察悟，還未得到充分的發展。

原來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氣。他見三藏只管緒緒叨叨，按不住心頭火發道：「你既是這等說我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不必恁般絮話惡我，我回去便了！」那三藏卻不曾答應，他就使一個性子，將身一縱，說一聲：「老孫去也！」三藏急抬頭，早已不見。只聞得呼的一聲，回東而去。撇得那長老孤孤零零，點頭自嘆，悲怨不已，道：「這廝！這等不受教誨！我但說他幾句，他怎麼就無形無影的，徑回去了？罷！罷！罷！也是我命裡不該招徒弟，進人口！如今欲尋他無處尋，欲叫他叫不應，去來！去來！」（第十四回）

這段話取自小說的第十四回，交代悟空殺六賊以及唐僧對他濫殺生命的訓示。受不得人氣的悟空聽到這囉嗦的勸言，又怎禁受得住，大怒之下急飛而去，棄師父於不顧。

為上天庭取辟火罩，孫行者翻一個斛斗上南天門，對廣目天王的邀留，他有這樣的一番回答：

³¹ 同上，頁 13。

行者道：「老孫比在前不同，『爛板凳，高談闊論』了；如今保唐僧，

不得身閑。容敘！容敘！」(第十六回)

再看第二十六回人參樹一節：

玉帝欲留奉玉液一杯，行者道：「急緊事，不敢久滯。」

可見往後的悟空在態度上已有顯著的不同，他不再為貪玩而誤大事，這種盡忠職守的責任感，是透過取經使命的承擔而建立的。

父子相爭——本我與超我的矛盾衝突

林崇德提出青年人表現為激烈而且起伏波動的動蕩性特徵：敏感，容易產生變革現實的願望，敢想、敢說、敢做，自尊心、自信心強，好鬥好勝；但思維的片面性大，容易偏激，搖擺。他們熱心，重感情，但激情占有相當的地位，感情的波動性大。他們精力充沛，能力在發展，但性格未最後定型，可塑性大。³²

這些特點在悟空身上亦不難看到，他衝動嗜殺。對妖精他下手絕不容情，試看第十七回：

只見有一個小妖，左脅下夾著一個花梨木匣兒，從大路而來。行者度

他匣內必有甚麼東札，舉起棒，劈頭一下，可憐不禁打，就打得似個

肉餅一般。

³² 張日昇：上引書，頁 17。

對著作惡的人類，他同樣是辣手無情，試看第四十四回殺車遲國的道士：

照道士臉上一刮，可憐就打得頭破血流身倒地，皮開頸折腦漿傾。

悟空的殘殺，有時甚至只為出氣，如第二十八回，他惱恨唐僧怪他亂殺無辜，殘殺許多獵：「我跟著他，打殺幾個妖精，他就怪我行兇；今日來家，卻結果了這許多獵戶。」由此可見，他殺戮是隨心而來的。

他無禮愛鬧，無論觀音菩薩，佛祖如來，也玩鬧如常。試看第十七回，他責問觀音的一段話：

我師父路遇你的禪院，你受了人間香火，容一個黑熊精在那裡鄰住，

著他偷了我師父袈裟，屢次取討不與，今特來問你要的。

依照前文引述有關弗洛伊德對人格結構的分析，悟空這時的表現仍是屬於本我的行為。但是在社會的出現之後，為了使本我與客觀世界的協調。需要一種控制如脫韁野馬一樣的「本我」，免得它橫行無忌地對社會進行破壞。社會上出現的種種規範和道德條目，就是用來約制本我的。這些規範是弗洛伊德所謂的「超我」的具體表現。「所謂超我，是指從自我中分化出來的，超越了自我的那種『道德化的自我』，是指導自我的『大法官』。」³³在《西遊記》中唐僧可以說是「超我」的代表，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悟空的活動。不過恣意的本我是不會乖乖地順從約束，他們之間的矛盾漸漸演化為衝突，這「父子之爭」正是很多青年常面對的問題之一。

³³ 郭良：上引書，頁 112。

三次的被逐是悟空與唐僧衝突的具體表現。試看第五十七回，有關悟空誅草寇後而被責罵的話：

遂按下雲頭，徑至三藏馬前侍立道：「師父，恕弟子這遭！向後再不敢行兇，一一受師父教誨，千萬還得我保你西天去也。」唐僧見了，更不答應，兜住馬，即念《緊箍兒咒》。顛來倒去，又念有二十餘遍，把大聖咒倒在地，箍兒陷在肉裡有一寸來深淺，方才住口道：「你不回去，又來纏我怎的？」行者只教：「莫念！莫念！我是有處過日子的，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

法律予人改過，秩序則使社會整合，這些社會條文，在這時的悟空身上全不管用，只有決之於武力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無疑，這種個人意識的本我，與大眾意識的超我，是不能兩全的，衝突的發生，勢所必然，不能避免。心高氣傲的孫悟空，在師父的連番責罵聲中強忍著。他心中覺得，打殺強盜草寇這類不良分子是沒有不妥的，因此他在「認錯」過程中，沒有半言隻語表示對自我行為的悔疚，只道一聲：「恕弟子這遭！向後再不敢行兇，一一受師父教誨」，更說「只怕你無我去不得西天」。只這幾句話，已把悟空行兇後所擔心的一切道出——並不是殺人於良心中的責備，而是師父給自己的去留問題而感到的恐惶。

昇華作用，悟空選擇的出路——人倫孝道的建立

然而，衝突的最終結果，卻並不一定是壞事。弗洛伊德提出，心理衝突的出路有二：一是壓抑，二是昇華。面對強大力量的對立，悟空無法擊倒，也不能突

破逃避，他沒有委順地作出心理壓抑，而是將目標轉移到社會允許、讚賞和鼓勵的活動中，並從中得到滿足。悟空將反叛天庭的心轉移，並漸漸融入於取經事業當中。此外，他對唐僧的態度亦慢慢由討厭變為尊敬。

起初，悟空對唐僧的態度是十分微妙的。他一方面為自身利益，渴望離開五行山的束縛，企圖透過取經事業而得道成佛，超脫生死之外；一方面又為唐僧的勸言而感到煩惱，顯得礙手礙腳，不能隨心所欲。

為擺脫束縛，他曾試圖對唐僧施以辣手：

他口裡雖然答應，心上還懷不善，把那針兒幌一幌，碗來粗細，望唐僧就欲下手，慌得長老口又念了兩三遍，這猴子跌倒在地，丟了鐵棒，不能舉手……(第十四回)

幾歷波折，每度艱難的歲月，使彼此感情益發添厚。他們之間雖不無爭鬥，三次的離別，一次比一次來得心碎；即使是聲言斷絕師徒情分，最後卻又顯得依戀難捨，悵然涕下。不知不覺間，他們由互惠互利的依賴關係萌生出情意來，這種感情正是悟空常掛在口邊的「父子之情」。

在第三十一回，教訓黃袍郎的一番話中，顯得大義凜然：

你這個潑怪，豈知「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父子無隔宿之仇」！你傷害我師父，我怎麼不來救他？」

又如第三十二回：

古人云：「順父母言情，呼為大孝。」師父說不打，我就且饒你。

悟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自幼便缺乏父母的呵護。與天庭的接觸，使悟空大受打擊，深感力量強大、道德深嚴的成人社會所構成的威脅。在徬徨無依下，唐僧作為解救者角色的出現，使他導入正途。其諄諄的告誡，語重心長的勸慰，無

不深深地打在這無依少年的心坎中。不受約束的少年心，從此改變起來，感受著嚴肅父親的教誨，有時他或會顯得反叛，但最後總是顯得很受落。他感情的真率流露，蓋過一切的反叛和不滿，儘管一次又一次因衝突而離別，但不捨師父的依戀，亦一次又一次的牽繫著他，使他又重返唐僧的身旁保護他。

試看第二十七回，悟空離別唐僧的情景：

獨自個悽悽慘慘，忽聞水聲聒耳。大聖在那半空裡看時，原來是東洋

大海潮發的聲響。一見了，又想起唐僧，止不住腮邊淚墜。

他曾誓死保衛唐僧上路，在與他離別時的傷痛，猶如東洋大海潮發的聲響般澎湃不絕，一發不可收拾。

(四) 穩重不惑的成年時代

人際關係的成長——由孤獨到友情的建立；

由被領導到領導的角色轉變

青年期，自我是表現得孤獨的。這是因為青年團體與成年團體之間的隔閡造成排斥與衝突的現象，他們一方面渴望獲得社會的認同，一方面卻又不甘受制於強權的抑壓，所以人際關係往往處於矛盾的兩極之間。不少討論青年心理問題的文章都有論及青年人在心理上所處的兩極關係，在面對母父親感情、朋友間的友情，甚至是面對所有事情的態度上，青年人或顯得熱衷，或顯得冷淡；有時表現得親熱，有時卻表現得冷漠；也許是孤獨，也許又是親密……。

這複雜不穩的心理變化，在進入成熟階段後將慢慢得到穩定。人際關係的重新建立和獲得認可，無疑是當中最重要和最顯著的一環。最初的悟空很不受天庭眾仙的歡迎，「妖猴」的頑皮惹來整個天庭秩序的大混亂，以卑微的養馬官招降他，以管蟠桃園來消磨他的精力，好不讓他搗鬼作亂。

悟空爲了打入他們的圈子，閒時便不論高低，廣交眾神，許旌真人便曾爲此事而奏報玉帝：「今有齊天大聖，無事閒遊，結交天上眾星宿，不論高底，俱稱朋友。恐後閒中生事，不若與他一件事管，庶別生事。」（第五回）這樣簡單的幾句奏報，不但反映悟空內心的孤獨，亟欲尋找朋友的安慰，也反映出天庭階級觀念的鮮明，不通人情世故的悟空在此當然是面面相覷！

不單天庭是如此，西方極樂世界的秩序也很講究階級圓滑的手段，犯上作亂的悟空，給佛祖這番教訓便很能看出這點：

佛祖聽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廝乃是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奪玉皇上帝尊位？他自幼苦歷過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該多少年數，方能享此無極大道？你那個初世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當人子！不當人子！折了你的壽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說！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頃刻而休，可怕了你的本來面目！」（第七回）

「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悟空對皇位的繼承問題看得很隨便，那個有權力則那個當之。相反，佛祖眼中的玉帝是高高在上的，悟空這番狂言亂語，被他斷言否定了，只有經過他話中的「一千七百五十劫」才有成爲玉帝的資格，這

所謂的資格，當然是社會的價值標準。

小說的尾聲，敘述佛祖的兩位弟子阿儼、伽葉尊者向唐僧他們索取經的人事。這一節曾被批評者大肆攻擊，但縱觀全書，看來亦無非是「人情」關係的社會結構的一個補敘。不給人事的唐僧們被授予無字天書，只有取出紫金鉢盂才可換取真經（第九十八回）。這樣的一個貪污受賄的社會，看似無稽得很，其實對比前文，諸如第十回記述魏徵藉與友人的關係，成功助太宗還陽，更添壽二十年之久；又例如佛祖與天上眾仙之間的微妙關係，赤腳大仙為謝佛祖收復悟空之功，特具交梨二果、火棗枚奉獻。」（第七回）如來欣然收下，便可見利益與人情之間的密切關係，要成功打入他們的團體之中，必須得要掌握這套交際的手段。

成長後的悟空，在這方面更顯得成熟老練，深得眾仙的喜愛。他與龍王的前後關係在小說中描寫得頗為詳細，最初的大鬧海龍宮，取走大禹神針，關係惡劣得很；但自踏上西天旅途後，他開始懂得賣弄人情，搞好人際關係。尤在第四十三回記敘悟空饒龍王敖順的外甥黑河妖一節，手段老練，恰當地取得龍王的感激，可謂妙不可言：

我才心中煩惱，欲將簡帖為證，上奏天庭，問你個通同作怪，搶奪人口之罪；據你所言，是那廝不遵教誨，我且饒你這次：一則是看你昆玉分上；二來只該怪那廝年幼無知，你也不甚知情。你快差人擒來，救我師父，再作區處。」

語言得體，軟硬兼施，對其管束不嚴之罪，只責以救回師父了事，深得龍王

的感動，在龍王謂「安排酒席，與大聖陪禮。」行者則回應道：「龍王再勿多心。既講開饒了你便罷，又何須辦酒？」這樣高妙的手段，確實收到奇效。

在惡鬥紅孩兒的「三昧真火」時，悟空便會借用龍王的「翻雲佈雨」，最後雖仍未能滅熄這滔天烈焰的妖火，但人情的作用，在此得到驗證。及後四十五回，記述悟空惡鬥車遲國三魔，又成功透過他與龍王的良好關係，形造祈雨求福的場面，有效地逼使三魔露出原形，取得國王的信賴。

人際關係的網絡得到擴展和深入，促使悟空在行事上獲得充分的支援和幫助，這也有助他成功取得成人團體的認同。漸漸地悟空與外在世界的衝突減至最低，甚至弭消於無而有裨益於世道。

剛踏上西天之旅，悟空常處於被領導的地位，儘管他不喜師父的管束，但很多時候卻不得不委意依從。比如說三打白骨精這節（第二十七回），描寫得精彩絕倫，作者匠心獨運，把悟空率性的作風與唐僧執意不信的兩種迥然不同的價值觀安排在一起互相衝突，最後悟空不得不在嚴父唐僧的權威下屈服，承認過錯。讀者當然明白擁有「金精火眼」的孫大聖早已明瞭一切，洞悉白骨夫人的奸計，可是頑固堅執的唐三藏只相信八戒的教唆，驅逐悟空。這關鍵性的一幕可謂「父子爭鬥」的揭幕，而爭鬥的結果，不說可知將又是代表權威力量的唐僧佔壓倒性的勝利。悟空在西天之路中的成長，也漸漸使他進佔領導角色的地位，這位勇武多智的大師兄，深得師父師弟的信任，每當遭遇事故，總由這位在患難之中成長的英雄，肩負起一切的責任，儘管他仍然以師父為依歸，但很多時候唐僧也很依仗

悟空的幫助。

唐僧道：「徒弟們仔細。前遇高山，恐有虎狼阻擋。」行者道：「師父，出家人莫說在家話。你記得那烏巢和尚的《心經》云『心無罣礙；無罣礙，方無恐怖，遠離顛到夢想』之言？但只是『掃除心上垢，洗淨耳邊塵。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你莫生憂慮，但有老孫，就是塌下天來，可保無事。怕甚麼虎狼！」(第三十二回)

自從烏巢禪師那裡習得《多心經》後，悟空所得到的領會明顯比唐僧多，這點聖僧本人亦不否認。師父的懼怕由作徒弟的悟空作開導指引，這種關係的轉變在小說中不斷地強調著，學者余國藩對唐僧在小說的作用曾有這樣的一番解釋：

「作者所以這樣著力於擴展唐僧的懦弱膽小，目的是要彰顯已經羽化登仙的眾徒的重要：只有他們——尤其是悟空——協力濟助，三藏才能歷劫而不惑。」³⁴唐三藏的無能，把一切的決斷權委於眾徒之中，尤其是悟空才能出眾，往往成為眾人的依賴對象。

悟空不單獲得師父唐僧的倚重，更從同伴中建立起領導者角色的形象。在黃風嶺唐僧被妖怪用計擒拿，只急得八戒淚流滿面：

八戒即便牽著馬，眼中滴淚道：「天哪！天哪！卻往那裡找尋！」行者抬著頭道：「莫哭！莫哭！一哭就挫了銳氣。橫豎想只此山，我們尋尋去來。」(第二十回)

³⁴ 余國藩著，李爽學編譯：《余國藩西遊記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頁 114。

這番簡單的說話，看似平淡，卻頗能安頓人心，臨危不亂的鎮定確是作為領導人所不可或缺的元素。

此外，角色的互換亦標誌著悟空的成長。上文述說的是悟空具有領導之才，卻並未在名份上取得肯定，只有直到玉華縣悟空三師兄弟收徒後，才是真正的確保其領導地位的角色（第八十八回）：由以往的孤獨而建立出友誼，由從前的被領導轉變作今天苦執教鞭的父親（師父）角色，這具體上的脫變確是寓意深遠，頗能突顯出悟空成長和得到社會的肯定。

歷險旅程的啟悟

——成長的英雄與英雄的成長

五行山又叫「兩界山」，意謂人間與夢幻旅程的間隔，也謂人生成長之旅的展開，悟空在這艱辛的道路上，將面臨各種不同的挑戰，人生的旅途，莫不受種種困難所阻礙，亦悲亦喜，亦苦亦樂，並在痛苦與憂患之中得到啟悟和成長。

坎伯在《千面英雄》一書中，把這漫長的人生旅途濃縮，整理出有系統的英雄成長故事。《西遊記》筆下的英雄人物孫悟的出生，以及往後在西天旅程中所遇到的種種障礙，都可盡透過此書加以系統整理分析。究竟悟空如何能「由一個欺天誑上的魔頭變成一個見義勇為、扶危濟困的救世英雄」³⁵？下文將為大家詳細闡述：

³⁵ 張靜二：上引書，頁 83。

(一) 一次犯錯，觸發歷險的開始

正如前文所述，主人公在一次犯錯下觸怒了力量強大而神祕的人或團體，用坎伯的話來形容，這人或團體是「令人憎恨和被低估的命運力量承載者」³⁶。悟空出於對天庭力量的低估，「只為心高圖罔極，不分上下亂規箴」(第七回)，致犯下此等大錯。他誇言「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第七回)，一再痴心要妄奪玉帝之位，惹來神佛世界的不滿，率至被如來佛祖收壓於五行山之下。

很明顯，神佛世界的勢力是遠遠超出悟空的估計的，他對自己的過錯事後亦悔恨不已：「我已知悔了。但願大慈悲指條門路，情願修行。」(第八回) 早知結果，又何必當初呢？孫悟空在五行山飽歷五百年的苦楚，得使他重新反省，明白得更多，思想也較先前成熟，但正如張靜二所說：「悟空在聞道之後，曾多番親歷生死的過程，但他只因而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妖仙』，尙未獲致正果。」只有「在取經的天路歷程中，他必須再獲由『生』入『死』、由『死』復『生』的歷煉，才能達成宿願。」³⁷

土地神祇會同五方揭諦，加上「唵、嘛、呢、八、迷、吽」的金字壓帖，使悟空被囚禁於兩界山中。這些「門檻守衛」代表「英雄現有領域或生命視野的局限。在他們之外是黑暗、未知的危險；正如在雙親監管之外對嬰兒是危險的，而在社會保護之外，對部落成員是危險的一樣。」³⁸ 悟空離開兩界山，意味離開雙親一樣；真正的成長正必須要獨立於父母的呵護之外，把視野擴闊至世界的天空

³⁶ 喬瑟夫·坎伯朱，侃如譯：上引書，頁 52。

³⁷ 張靜二：上引書，頁 82。

³⁸ 喬瑟夫·坎伯，朱侃如譯：上引書，頁 81。

之中。

(二) 成長引導的先鋒——啓蒙老師唐三藏的重要性

「他」，儘管受盡眾讀者的鄙視；「他」，在書中的表現顯得迂腐頑固甚至有點無能。但飽受劣評如潮的「他」卻無可置疑地在「悟空的成長」這一命題中，起著相當分量的重要性。這個在悟空生平最關鍵、最具影響性的人物——聖僧唐三藏——即使沒有一點令讀者感到喜歡的時候，也沒有顯示出聖僧所應具備的條件，甚至作為一個領導者所應有的才能也是欠奉……。如許多的缺點卻並不表示說——唐僧對悟空的影響力是零又或近乎零；相反，他比菩提祖師更具啓蒙引導的效果；換句話說，唐僧才是悟空最重要的啓蒙導師。

在「啓蒙與啓悟：坎伯《千面英雄》」一章中早已提及，把歷險的主人公引入成長之旅的先鋒或宣告者的出現是進入神祕世界的關鍵。扮演歷險先鋒或引導者的角色主要有二人：一是觀音菩薩，他奉佛祖旨意四處尋找取經者，悟空便因此得脫五百年之困；二是聖僧唐三藏，他在觀音與佛祖的安排下巧遇枯待已久的孫大聖，並在他們穿針引線下，成了悟空等三徒的師父。

作為一位公正嚴明，處事英勇果斷的領袖，很遺憾在唐僧身上根本可謂找不到邊兒。對於三藏，夏志清有這樣的一番評價：

做為一普通的人，經歷一個危險的旅行，一點兒小小的不安就會激怒他。既好生氣又無幽默感，他偏愛他那一小群人中最懶惰的一個，表

現很少的理解力，在他那矯飾的企圖吃素和遠女色方面，表現甚少的

信心，他是個不太好的領導者，但是個偽善者。³⁹

有的學者甚至把唐僧的缺點，如數家珍地點列出來。⁴⁰有時我們不得不承認唐僧在處事上的不公與迂腐，甚至有點兒自私。⁴¹

唐僧這種近乎盲目的不公平對待主要奠基於父權的權威之上，而這種權威又建築在「緊箍兒」之上，它成功束縛著悟空，使他無所反抗，當然這力量背後卻又來自神佛世界(成人社會)的權力核心。這無上的權力構成在長期累積沉澱的機制下，就像中國傳統「父與子」之間權力分配的分野一樣，斷然是遠隔著一道無可超越的洪溝。

「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僅有的具強大的權威和權威崇拜傳統的國家。」⁴²唐僧擁有「緊箍兒」就是擁有了這種權威力量，從某程度上說，唐僧本人既是權威力量的擁有者，也是權威力量的崇拜者，他具備兩種身分，在面對神佛世界時，他顯得崇拜與依附(他曾立願：上西方逢廟燒香、遇寺拜佛、見塔掃塔，他一一依從，雖曾因此而遭擒拿，亦甘心無悔，詳事見第九十一回)，在面對悟空這頑徒時，卻顯得嚴厲非常。誠然，一如眾評論家所言，唐僧

³⁹ 夏志清著，何欣譯：上引書，頁 85。

⁴⁰ 參見唐邀：《西遊話古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2 年)，頁 9-12。唐邀把唐僧的缺點主要分作才德兩方面論述，在德方面，他沒有悟空的施法本領，更不能領會《心經》的真義；在才方面，又分作三點論之：一是他膽小如鼠，一遇危險，總是戰戰兢兢，只懂口裡嚷著：「大王饒命」；二是浮躁沒有耐性，如黑松林八戒化齋不回，沙僧去尋，他耐不住性子逕自出林散心，終被黃袍老怪所擒；三是剛愎自用，耳朵根軟。愛聽八戒讒言，悟空在三打白骨精後便因此被逐。

⁴¹ 夏志清著，何欣譯：上引書，頁 92。悟空打死兩個強盜頭子，驅趕一夥強盜，但唐僧竟焚香禱告，並表示自己與殺人無涉，只悟空的分兒。

⁴² 蕭太陶：《權威依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中的權威意識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頁 31。

對八戒與對悟空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他「聽信妒嫉心重的豬八戒的話，常常不信任孫悟空。」⁴³

然而，悟空的成長也很大程度獲益於此。古人愛云：「棒下出孝子！」、「慈母多敗兒！」中國傳統向來注重父權的威嚴性，這威嚴有時甚至乎凌駕於公理、公義之上。為存父親這不可動搖的地位，作為兒子的往往被逼含冤受屈，忍辱負重。悟空這看似不被重視的「兒子」，多次的受到屈辱，數次的離開，最終卻又不捨地回來，他熱愛父親，非常尊重他的話，受教訓後每每反省已過，唯恐再犯。

行者欲將這夥強盜一棍盡情打死，又恐唐僧怪他傷人性命，只得將身一抖，收了毫毛。那夥賊鬆了手腳，爬起來，一個個落草逃生而去……（第九十七回）

唯恐唐僧怪責，他只有收起凶心，放走強盜。唐僧口中常唸：「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對悟空不無影響，尤其促使其對生命的重視與人道觀念的建立，他開始意識到人生命的寶貴，比丘國救眾小兒（第七十六回）、滅法國解眾僧之厄（第八十五回），以及鳳仙郡脫乾旱之災（第八十七回），皆為唐僧所稱許的「善果」。

「汝等須要仔細，謹慎規矩，切休放蕩情懷，紊亂法門教旨。」三人聞言，謹遵嚴命。（第五十四回）

⁴³ 夏志清著，何欣譯：上引書，頁 91-92。

仁心的啓蒙固然重要，但禮教的傳授亦不可忽略。前者影響心，後者影響行，中國傳統向以「知行合一」爲要，既重「德」也隆「禮」；勞思光說：「『禮』之本義爲一生活秩序」⁴⁴，這生活秩序就是「仁」與「義」的具體表達，故此孔子才有此番言論：「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⁴⁵當知禮與仁、義的密切關係。孫行者要有仁心，才能實踐禮義；相反，沒有禮就沒有仁義的表現途徑。

除了「仁義禮」這道德教育之外，唐僧的懦弱表現亦間接促成悟空領導才能的發展，悟空擔當起保護唐僧的大任，在旅途中常常帶領眾人克服困難，渡山涉水，也擔任心理輔導的角色，安撫驚懼怕事的唐僧。（可參見前文「穩重不惑的成年時代」一章）

(三) 其他幫助者(Helper)

「英雄跨越門檻的旅程，是通過陌生但卻異常親切的力量所成的世界，有些會嚴厲的威脅他(試煉)，有些則會提供他神奇的助力(救援者)。」⁴⁶這裡所指的「神奇的助力」就是「超自然的助力」(Supernatural Aid)，他們幫助或引領主人公擺脫困難。

張靜二提出，悟空的蒙師主要有三人：三藏、觀音和佛祖。⁴⁷前者在上文已

⁴⁴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1984），頁 117。

⁴⁵ 語出《論語·衛靈公》。

⁴⁶ 喬瑟夫·坎伯朱，侃如譯：上引書，頁 262。

⁴⁷ 張靜二：上引書，頁 74。

詳談及，接著將會介紹另外兩位蒙師對悟空人格發展的幫助：

以慈悲形象出現的觀音，對悟空的影響僅次於唐僧。一方面他(她)既是引導悟空進入成長旅程(西天取經)的先鋒，一方面又是難決疑難的「智慧老人」(The wise old man)。

「觀音上長安雖則是奉佛旨，但尋誰作取經人，用誰作弟子一路保駕，與誰戴上戒箍，卻並非唯如來法旨是從，乃是憑慧眼與按實際需要。」⁴⁸這裡言明觀音對悟空作引導性的重要作用，悟空得以踏上西天之旅，全憑觀音的決定，可謂關鍵非常。

「無孫悟空，唐僧到不了西天；無觀音菩薩，孫悟空不能盡其器能」⁴⁹，或為了報答觀音的知遇之恩，或被其「救苦救難」的慈悲形象所打動，悟空每遇困難，特別是與師父發生衝突的時候，很自然便依向觀音菩薩傾訴心曲：「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為僧，決不輕傷性命。似你有無量神通，何苦打殺許多草寇！草寇雖是不良，到底是個人身，不該打死。比那妖禽怪獸、鬼魅精魔不同。那個打死，是你功績；這人身打打，還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師父。據我公論，還是你的不善。」(第五十七回)若唐僧擔任著父親的角色，那麼觀音就擔任著悟空母親的角色，他(她)的慈悲與唐僧的嚴肅相映成趣，同時亦互相補充，使悟空的人格發展能一張一弛，不至於太過放鬆，也不至於無宣洩出路的苦忍。

⁴⁸ 張錦池：《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論稿》，(北京：華藝出版社，1997)，頁 216。

⁴⁹ 同上，頁 218。

張錦池說：「作為取經人精神上的領袖和事實上的組織者，觀音菩薩對孫悟空的這種開導和承諾，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及時的。它使孫悟空一路煉魔降怪增加了信心，也為唐僧西游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保證。」⁵⁰張錦池並列舉悟空當初踏上征途時與觀音的對話作證明：

具有大無畏精神的孫悟空，當他頭戴緊箍認真踏上征程時也曾臨時而懼，扯住菩薩不放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西方路這等崎嶇，保這個凡僧，幾時得到？似這等多磨多折，老孫的性命也難全，如何成得甚麼功果！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菩薩道：「你當年未成人道，且肯盡心修悟；你今日脫了天災，怎麼倒生懶惰？我門中以寂滅成真，必須是要信心正果；假若到了那傷身苦磨之處，我許你叫天天應，叫地地靈。十分再到那難脫之際，我也親來救你。你過來，我再贈你一般本事。」菩薩將楊柳葉兒，摘下三個，放在行者的腦後，喝聲「變！」即變做三根毫毛……（第十五回）

觀音既在精神上鼓勵了孫悟空，也在武力上大大的幫助了他，不但給他三根毫毛(正如張氏所說，這「三根救命毫毛」，使悟空逃出鵬魔王的「陰陽二氣瓶」，對其幫助實十分之大)，也兌現了誠諾，幫助悟空收拾難纏的妖魔，如收復紅孩兒（第四十二回）和靈感大王（第四十九回）

此外，他對悟空的諄諄告誡，多番發人深省的言論，往往使行者回味再三，

⁵⁰ 張錦池：上引書，頁 217。

心下頓悟。在第十七回有這樣的描寫：

菩薩笑道：「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

行者三下頓悟。

事後亦證明這番話的真確性，小說中大部分的妖怪皆與神佛世界扯上關係，要麼是神佛的坐騎，要麼是神佛的親戚朋友。⁵¹

孫悟空嗜殺如狂，往往一棒下來，血肉橫飛，非常暴戾。唐僧對此屢加勸阻，唯行者事後反省之餘每每再犯，觀音對感化悟空的乖張性情亦常感頭痛，「休傷他命」一句儘管拯救了垂危的黑熊精一命，但卻不能阻止悟空對黑熊精朋友的痛加毒手（第十七回）。但日子有功，在唐僧、觀音和佛祖三人的多番勸言下，終使他感到人生命的可貴，誤以為師父的死亡可使他痛哭搥胸，心如刀攪（第七十七回），對菩薩收伏黑熊精的善行，讚嘆不已，「誠然是個救苦慈尊，一靈不損」。

對於悟空的成長，佛祖亦在背後施雲佈雨，儘管身在千里之遙的雷音寺中，仍不忘協助悟空渡過困厄，如第五十八回助戰六耳獼猴，使悟空得脫嫌疑，第六十一回差金剛阻截牛魔王等，都幫助悟空不少。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給予他成佛改過的機會——踏上西上的試煉之旅。

相信喜歡《西遊記》的讀者，必然不會忘記《多心經》這部經書。烏巢禪師的出現雖短短的只傳經的一瞬間，但他對悟空的影響，卻迴響在以後的數十章之中。這部經書幫助悟空平靜心境，擺脫欲望和恐懼。

⁵¹ 夏志清著，何欣譯：上引書，頁 96。除了享樂縱慾的魔王和生活在人類社會的妖魔外，夏志清又把妖怪分為兩類：一是天宮的動物園，逃出天宮到凡間盡情享樂；有些永遠是地上的生物，不願同天宮有任何來往。

行者道：「師父，出家人莫說在家話。你記得那烏巢和尚的《心經》

云『心無罣礙；無罣礙，方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之言？但只是

『掃除心上垢，洗淨耳邊塵。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你莫生

憂慮，但有老孫，就是塌下天來，可保無事。怕甚麼虎狼！」（第三

十二回）

「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

（第八十五回）。悟空對心經的領悟早已超出了師父唐僧之上，在領悟心經後，他

從不畏苦，積極面對前途的挑戰，降魔蕩妖，毫無怨言，確能做到「靈山只在汝

心頭」的輕鬆境界。無怪行者說：「師父只是念得，不曾求那師父解得。」時，

三藏竟也認同：「悟能、悟淨，休要亂說。悟空解得無言文字，乃是真解。」（第

九十三回）

天兵神將、四方土地以及四海龍王等的幫助，亦給予悟空不少方便，如太白

金指引他到靈吉菩薩的方向，得取「定風丹」和「飛龍寶仗」以降妖（第二十一回）、

托塔天王並哪吒太子，領魚肚藥叉、巨靈神將捉拿牛魔王（第六十一回），都是明

確的例子。

總結

用出世寫入世：人生經驗的累積

人類的成長與成長的人類——由部落社會到秩序井然的神佛世界

蓋聞天地之數，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為一元……又經五千四百歲，丑會終而寅會之初，發生萬物。歷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至此，天清地爽，陰陽交合。再五千四百歲，正當寅會，生人，生獸生禽，正謂天地人，三才定位。(第一回)

小說開首即交代人類的起源。自「盤古開闢，三皇治世，五帝定倫，世界之間，遂分為四大部洲：曰東勝神洲，曰西牛賀洲，曰南瞻部洲，曰北俱蘆洲。」主角悟空就是出生自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之中，這樣的描寫既交代了悟空的出生，也交代出整個人類的誕生歷史。悟空在群猴之中被擁戴為王、冶煉兵器、組織軍隊，到抗衡天庭的大戰，就像人類文明的前進一樣。花果山群猴與代表光明勝利的神佛世界一戰，就像兩個民族或兩個不同國家的戰爭般，戰敗了的孫悟空只有接受和學習實力較強大的神佛世界的文化。

《西遊記》不單是一部成長小說，他更是人類起源的發展史。作者清楚地掌握著人性真實的一面，正如胡光舟所說：「對有些人物時褒時貶，時而揶揄，時而贊揚……」。⁵²《西遊記》對人物的時褒時貶，把人性沒有絕對的善惡這特點表現出來。在小說中，我們不時會發現主角悟空，甚至是他身邊的人、神，即使是妖魔也好都帶著各種的人性，例如第十六回的老和尚是貪，他貪愛唐僧的袈裟，致犯下盜竊的罪行。在各回中的妖魔，常常以食唐僧肉或色誘唐僧為由，纏繞聖僧五師徒，這便是告子所說的「食色性也」⁵³的人性特點，當然這「食色」

⁵² 胡光舟：《吳承恩和西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103。

⁵³ 語出《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的背後又帶著長生的人性慾望。

佛家講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望能達到四大皆空的境地。⁵⁴道家更大談逍遙觀，無憂泯死，這些都與宋儒朱熹所說的「存天理去人欲」⁵⁵在某程度上相合著。或許是如某些評論家所謂的「儒佛道三教合一」說，但更可能的是作者自身對人性的體驗所得。這種看似出世的思想本源自入世的經驗，或許可以說是人生經驗的累積，使作品透出一種成長的味道。在悟空身上，我們的而且確的感受到一顆少年心經磨練而成的智慧，在各處上都透顯出機智，變得更加成熟穩重和善於應對。儘管這小說是以佛教為中心，但整體寫來卻沒有半點「勸人信佛」的味道；這固然是因為他對佛教的揶揄，但更明顯的是通篇寫來總具有濃烈的人性色彩，這是如此的真實，是很當前的，絕不是天空樓閣的勸喻世人從善向佛，這正正是小說異於宗教宣傳刊物的地方，使小說變得很入世。

⁵⁴ 四大是指：地、水、火、風。大者，言其普遍無物不有的意思。「每件東西，只要是物質世界的，沒有不是這四種原素所集合而成的，所以佛教裡又名此地水火風的四大為『四大種』。種有能生之義，這就是說：一切萬物都是由此四大種之所生的。地，以堅強為性；水，以流濕為性；火，以溫燥為性；風，以輕動為性。它們各自的作用是：地，有任持的用；水，有攝持的用；火，有成熟的用；風，有增長的用。因為一切萬物都由這水火風的四種原素所合成，分析起來，除了此四種原素而外，更沒有萬物的真實自體可得，所以說：四大皆空。這裡所說的空，不是什麼都沒有空空洞洞的空，是說萬物的本身，沒有可以特立獨存的實在自體，所以說空。只要你肯去觀察它分析它，一切萬物都不外是四大假合的幻想，所以說萬象為『空』。空，是言其不實在，無真實自體的意思。『四大皆空』，用另一句佛教裡的話來說，就是『一切法皆空』。」(以上解釋引自胡茵〈何謂「四大皆空」一文〉，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473/473_13.html。

⁵⁵ 參見《朱子語類·卷十三》：「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復盡天理，方始為學。」

參考書目

(一) 專著 (以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 1) 王國光：《西遊記別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0。
- 2) 王煥琛，柯華葳著：《青少年心理學》，台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9。
-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林塵、張喚民、陳偉奇譯：《弗洛伊德後期著作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 4) 吳汝康：《人類的由來》，北京：科學技術文獻，1992。
- 5) 坎伯(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6) 吳承恩：《西遊記》，香港：中華書局，1999。
- 7) 李時人：《西遊記考論》，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 8) 余國藩著，李爽學編譯：《余國藩西遊記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
- 9) 汪暉：《作為哲學人類的佛洛伊德理論》，香港：三聯書店，1988。
- 10) 吳微：《風光無限話西遊》，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1。
- 11) 吳聖昔：《西遊新解》，北京：中國文聯，1989。
- 12) 何錫章著，周積明主編：《解讀西遊記》，台北：雲龍出版社，1999。
- 13) 林庚：《西遊記漫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 14) 胡光舟：《吳承恩和西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5) 郭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香港：中華書局，1998。
- 16) 胡適：《西遊記考證》，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
- 17) 約翰·里克曼編，賀明明譯：《佛洛伊德著作選》，台北：唐山出版社，1989。
- 18) 陳炳良：《神話·禮儀·文學》，台北：聯經，1986。
- 19)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陳寅恪先生論文集(下)》，台北：三人行出版社。
- 20) 唐邀：《西遊話古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2。
- 21) 張日昇：《青年心理學：中日青年心理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 22) 理查德·利基著，吳汝康，吳新智，林聖龍譯：《人類的起源》，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
- 23) 張銘遠著：《生殖崇拜與死亡抗拒》，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
- 24) 張靜二：《西遊記人物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
- 25) 張錦池：《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論稿》，北京：華藝出版社，1997。
- 26) ——：《西遊記考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7。
- 27) ——：《漫說西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28) 達利、格魯茲堡、金吉拉著，楊語芸譯：《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

限公司，1994)

- 29)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1984。
- 30) 寧稼雨，馮雅靜：《〈西遊記〉趣談與索解》，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
- 3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有限公司，1999。
- 32) 潘壽全選析：《西遊記賞析》，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0。
- 33) 蕭太陶：《權威依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中的權威意識研究》，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 34) 糜文開：《印度兩大史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二) 論文

- 1) 王崗：〈《西遊記》——一個完整的道教內丹修鍊過程〉，《清華學報》，新 25 卷第 1 期(1995 年 3 月)，頁 51-86。
- 2) 李文冰紀錄：〈尋找書寫的潛力和脈絡——世界華文成長小說徵文決賽會議紀錄〉，《幼獅文藝》，83 卷 6 期(510 卷)(1996 年 6 月)，頁 6-24。
- 3) 呂正惠：〈社會與個人——現代中國的成長小說〉，《幼獅文藝》，80 卷第 6 期(492 卷)(1994 年 12 月)，頁 19-20。
- 4) 何冠驥：〈浪漫的反烏托邦式的「成長小說」——論張賢亮的《綠化樹》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外文學》，第 20 卷第 6 期(1991 年 12 月)，頁 26-50。
- 5) 夏志清著，何欣譯：〈「西遊記」研究〉，《現代文學》，第 45 期(1971 年 12 月)，頁 77-122。
- 6) 陳長房：〈西方成長教育小說的模式與演變〉，《幼獅文藝》，80 卷第 6 期(492 卷)(1994 年 12 月)，頁 5-16。
- 7) 梁寒衣：〈成長小說中的啓蒙主題〉，《幼獅文藝》，84 卷第 5 期(521 卷)(1997 年 5 月)，頁 58-60。
- 8) 蕭兵：〈巫支祈哈奴曼孫悟空通考〉，《文學評論》，第 5 期(1982 年 9 月)，頁 66-82。

(三) 英文

- 1) Barbara Fahey Blakey, *VARIETIES OF THE BILDUNGSRCMAN: PORTRAITS OF THE SELF IN A CHANGING SOCIET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80.